

时光

父爱绵长

□马小梅(宁夏银川)

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白了头,驼了背,以至于刚刚退休的他,总会被认成70多岁的老头。都说父爱如山,我却总感觉父亲的爱像潺潺的溪水,灵动又轻柔,润心且绵长。

父亲一生劳碌,平凡如田间小草,岁月蹉跎,却从未消磨他骨子里的坚韧。

我写过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农村三尺讲台上的父亲,写过为我们凑学费守在别人家门口借钱

的父亲,写过为爷爷奶奶伺候吃喝拉撒养老送终的父亲。今天,我想写写养育我弟弟的父亲。

弟弟有智力障碍,伴有严重癫痫,生活不能自理,因为长期犯病,动过三次特大手术,至今卧床不起。就是这样一个弟弟,牵绊了父母亲一生。

弟弟有梦游症,总是在深夜突然走出家门,沿着马路从村头走到村尾,父亲听到声响不敢作声,拿着手电筒默默地跟在弟弟后面,为他照亮,护他周全。好几公里的路,父亲就这样跟着,有时候弟弟还会选一处地方坐很久,父亲也就跟着坐很久,待他起身时父亲再跟着他,直到走回家。母亲给我说这些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在夜幕下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弯着腰,弟弟瘸着腿,父与子没有对话,只有一前一后的脚步声,父亲的爱就像他深夜里拿着的手电筒,在漆黑中更显光亮。

弟弟三十好几了,但智力不过二三岁。父亲怕他出去惹事,总是看着他。但弟弟还是会惹事,家里三番五次地有人找上门,钥匙丢了

的,扳手丢了,钳子改锥丢了的都来我们家找

父亲。父亲点头哈腰,低头道歉,好话说尽。这时,父亲的爱是卑微的无奈的,也是伟大的有力量的,因为,只有父亲能做到这样。

别人也打过弟弟,但是弟弟不会说话,总是别人来找父亲,父亲带人看病验伤,用钱赔偿。回来看弟弟时,弟弟却遍体鳞伤。父亲知道,别人不招惹弟弟,弟弟根本不会动手,甚至不会和人说话,可是父亲只是隐忍。这样几十年间,父亲不知道来来回回给人道过多少歉,赔过多少钱,说过多少好话,流过多少眼泪。他总说,没办法,自己身上的肉,自己疼惜。

弟弟的腿折了,去医院动手术,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父亲哭了,他对着病床上的弟弟说:“你的难咋这么大?这样也好,睡在床上我伺候,不出去惹事,我心安,就是你要受疼痛。”父亲每天给弟弟洗脸刮胡子,接屎接尿,每周洗澡剪指甲换洗衣服,从不大声吼弟弟。倒是弟弟在床上躺得久了生出脾气来,时常还给父亲脸色看。父亲没有抱怨过,还笑着对我们说:“我的娃一点也不瓜(傻),啥都知道呢,床上躺得烦了,还知道给我使性子的。”

父亲有苦难言、苦中作乐,他的爱我写不尽、写不深、写不透,像被艰辛生活磨成的老茧越磨越厚,却从不剥落。那些咽进肚里的苦涩,那些隐在笑容背后的疲惫,亦如田间被风雨压弯的稻穗,即使沉重也把饱满的希望举向阳光、举向儿女。这份深沉如渊、辽阔似海的爱,任凭我用尽所有笔墨,也描摹不出万分之一的厚重与温度。

诗语

贺兰山下

□刘澄晏(宁夏银川)

风把麦浪变得发黄
山的影子浸在暮色里
岩羊啃食着云影
晚霞亲吻大地
饱满鲜红的枸杞

夏夜

晚风清点着沙枣花
把余香撒在黄河的飘带上
麦浪把夕阳
卷成一根旧烟卷
递给地头的青铜老者
蝈蝈嘹亮地鸣叫
把月亮磨成一颗纽扣

坠入黄河奔腾的脉搏
星子落在葡萄架上
每颗浑圆的玛瑙里
都低声吟唱
太阳的歌谣

镶在贺兰山的衣襟
星群捻起一缕余晖
把橘色装点进梦的原野
数星星的孩子
在夜的深海
抱着麦香的晚风
酣然入眠

电话的另一端叫想念

□陈敏(重庆)

听筒贴在她耳际,像片
干枯的银杏叶
电流游走时
能听见她耳蜗里
积年的风,沙沙作响
“困困啊,你爸还没下班?”
1998年的暮色
从电话线那头漫过来。
她翻出压箱底的虎头鞋
针脚已经松了,又摸索着
给我热牛奶
瓷勺磕在杯沿的脆响
混着微波炉的叮声
和此刻钟表的滴答
在时空里轻轻咬合
她已分不清此时与过往
总把旧事扯在眼前

当作新生
我说起新养的猫
她却反复摩挲
记忆里那只走丢的花斑——
总蜷在她织毛衣的膝头。
“当心着凉”,她把三十年前
我发烧的夜
絮成绵延的线
缠绕在每句应答之间
挂断时
听筒里的嗡鸣
渐渐凝成冰棱
而我握着那枚
结满锈迹的月亮
在原地站成
一棵等待春天的树,枝丫间悬着
永远拨不通的旧号码



清雅。精靈攝

四季

南山的夏天

□张玉琴(陕西宝鸡)

犹如一位步履蹒跚的小脚女人,缓慢地在山间行走,每一步都很迟顿。

城里人早已短衫薄裤,在水泥蒸笼里喘不过气来时,南山的草木才慢腾腾地换上深绿的夏装。

黄灿灿的野菊花,点缀在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像撒了一地的薄金,明晃晃的。各种颜色的蝴蝶按捺不住亢奋的心情,在大自然中展示妖艳的舞姿,来回穿梭在月季花、海棠花之间,闻闻这朵,亲亲那朵,时而升高,时而降落,忙个不停。偶尔撞到人的脸上,翅膀扑棱棱地扇几下,又飞走了,留下靓丽的背影在空中划出一条又一条直线。

山溪瘦了许多,显得愈发清澈。水底的卵石一颗挨着一颗,明亮光滑,小鱼欢快地游动,影子一会儿撞到这边的石头上,一会儿又滑动到那边的石头上,在自己的天地里随心所欲,保持着一种轻灵的动作。二三个孩子光着脚站在溪水中,捉着小鱼,跑来跑去,鱼和他们逗着玩,怎么捉都捉不住,孩子们的笑声让山里的夏天,多了些许的朝气和活泼。他们的裤子湿了大半,自己好像没有感觉,笑声一阵一阵,穿过峡谷,越过山脉,在空旷的蓝天白云下荡漾。几只雀儿,扑扇着翅膀,从河岸的树上叽叽喳喳飞走了。

正午的太阳,像一团燃烧的火,落在背上,针刺般灼热,没特别重要的事,人们大多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蝉鸣声由小扩大,南山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它声嘶力竭的声音。此时,它才是南山里的王者,谁也阻止不了它的歌喉。流水声,风声,树叶的沙沙声,混合着,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乐队。村头的槐树下,打牌的老人吆喝着,时不时爆出几句粗话,啪的一声,一枚干树枝掉下来了,惊得他们面面相觑。旁边的狗也叫着跑远了,远处传来奶奶呼叫孙儿吃饭饭声,这些声音消失后,又剩下蝉声,依然扩散。

方才晴空万里,转眼黑云漫过山头,布满头顶。说变就变,雨点砸在树叶上,噼里啪啦作响,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溅满了衣服,人们才四散着逃跑。远处的几头牛在雨雾中时隐时现,一幅夏天的画,在山间游走。

夏天的晚上,除月亮在树梢的上方高挂,萤火虫的绿光在草丛间闪烁,忽明忽暗,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山风轻拂,带着白天草木聚积的缕缕清香,拂过脸面,凉丝丝的。风绵延在茫茫大地,伴有几分野性。

南山的夏天,独特而不失温柔,凉爽不失浪漫。没有城里的骄阳似火,它是一杯半凉半温的茶,慢慢地喝,细细地品,才会品出真滋味。